

# 以言悟文，以語化人

書評

施仲謀、廖先主編：《朗誦與朗誦教學新探》

香港：商務印書館，2019年9月。總287頁。

金夢瑤

## 一、緒論

朗誦是一種技術，也是一種藝術。人類先有語言而後有文字，文字是語言的載體。但與人類先有語言再有文字的形成過程正好相反，朗誦，是人們對文字的再創作，將無聲的文字，重新變為有聲的語言。朗誦是人類語言的技巧性表達和藝術性創作，這讓它與一般的「說話」不同。

朗誦除了運用在特定的場合，比如會議演講、媒體播音等，在語言教學當中也是一種重要的教學活動。綜觀中文教育從古到今的歷史，朗誦都是重要的環節。

朗誦可以培養學生的說話技巧、理解能力、想像能力以及表達能力，也可以培養學生的品格情操，甚至鍛煉學生聆聽的能力。運用好朗誦這一教學手段，可以培養中文的聽、說、讀、寫各方面能力，還可以培育審美觀念和品德素質。因此語文教育界對朗誦的討論長盛不衰。但朗誦教學無定法，亦常與素質教育相聯繫，沒有納入各類升學

考試體系之中，因此朗誦在實際教學過程中，所佔比重不大，地位不高，教學資源不足，教學質量參差。教師對朗誦的態度亦不盡相同，有的心有餘而力不足，有的並不重視朗誦教學。

總之，朗誦教學亟待學界進行理論建設，亦需搭建平台供有志於朗誦教學的專家學者、前線教師共同探討教學技術和分享朗誦在教學當中的應用，開拓語文研究新路向。由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施仲謀教授及廖先博士主編的《朗誦與朗誦教學新探》，圍繞朗誦與語文教學的關係、教師的朗誦教學技巧、推動中文朗誦藝術的發展等方向進行闡述，完善了朗誦藝術的理論結構，增潤了朗誦教學技巧和方法，亦提出了區域性朗誦教學活動的發展建議。

## 二、內容介紹

本書共收錄論文十八篇。從研究角度而言，包括了朗誦基本理論（五篇）、朗誦技術探討（五篇）、朗誦在語文教學中的應用（八篇）。從論文所研究的朗誦語言來看，包括了專研粵語朗誦（六篇），專研普通話朗誦（五篇），中文朗誦（七篇）。

本書學者的成果，肯定了朗誦教學在語文教育中的地位，闡述了朗誦教學的重要意義，建構了粵語及普通話的朗誦理論，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教學策略，分享了朗誦教學當中的實例和寶貴經驗。

一書之內，同時涵括了粵語和普通話的朗誦理論和教學探討，是本書的重大特色。目前學界對朗誦理論和朗誦教學的討論，主要集中在普通話朗誦，包括中國內地、台灣地區、海外華人學界。同時，亦有很多學者關注外語朗誦，比如內地學界有不少學者關注英語朗誦教學的問題。對於粵語朗誦的研究較少，主要集中在以粵語為母語的港澳地區。

### 三、本書特色

#### (一) 不同場景下的朗誦方式應用

朗誦這種以聲誦文的方式，無論是用於藝術場景，抑或用於教學場景，都有着悠久的歷史。

「朗誦」由「朗」和「誦」兩個語素組成，「朗」是聲音清晰響亮，描述聲音的狀態，情由聲出，因此它也表達了朗讀者飽滿的情緒。「誦」有背誦之意，也有使用高低抑揚的腔調念讀之意。

誦，始於口口相傳的歷史時期，通過憶記和以口複述，傳誦先賢明王之言，起到教化的功用。如《墨子》所言：「翟以為不若誦先王之道，而求其說，通聖人之言，而察其辭，上說王公大人，次匹夫徒步之士。」後世將朗誦用於教育領域，讓學生以誦就學，由此可見其端始。

讀，看着文字念出聲來，或者以目閱覽。《說文解字》謂：「諷誦止得其文辭，讀乃得其義蘊。」將誦讀分開兩個層次：「誦」注重記背文本，「讀」則注重深究文意。《說文》：「學僮十七已上始試，諷籀書九千字，乃得為吏。」道出背誦和朗讀所蘊含的重要教育意義，以及強調了讀書通文意的作用，亦由此反映出中文朗誦教育的源遠流長。

而通過感情飽滿、抑揚頓挫的語言表達，注重藝術技巧，聲情並茂，則始於讀詩，是為「朗誦」，是直抒胸臆的。《宋史》何基曾談讀《詩》的方法，謂「須掃蕩胸次淨盡，然後吟哦上下，諷詠從容，使人感發，方為有功。」何基讀詩之法，強調了憶記文本和富有感情兩個要素。《說文》謂：「朗，明也。」所以後世說「朗誦」或「朗讀」，皆強調了聲音清楚響亮這一要素。

中文是聲調語言，在感情豐富的朗誦基礎上，若加入音樂的元素，則演變為「吟誦」、「唱誦」等表達方式。李善注《文選》說：「吟頌，謂謳吟歌誦。」加入了音樂元素，讓朗誦更富有藝術表現力。這漸而讓朗誦從現實功用，發展到藝術創造的方向。

可見朗誦有四個重要的元素：其一，背記文本；其二，理解文

意；其三，富有感情；其四，可賦音律。

即使朗誦的元素如此明晰，但人們對朗誦的定義依然五花八門，這是由於朗誦的這些元素，因不同場景的應用需求，互相疊加，讓現代的朗誦出現了不同的方式。人們對每一種方式的理解和應用，讓朗誦出現了不同的定義。本書當中，學者主要討論了朗讀、朗誦、誦讀、吟誦、唱誦這五種。學者或全文通用一個術語，或行文當中出現數個不同術語，以其中一個為討論核心，餘下作為列舉或比較。釐清學者對朗誦，誦讀，吟誦，唱誦定義差別，以此更清晰地說明「朗誦」在不同場景下的應用方式。

多元化的朗誦方式，既體現教學中的語言之功，也從不同角度呈現語言之美。概括而言，朗誦使用有兩大場景，一是教育場景，二是藝術場景。根據朗誦四個要素的特點，分析以下不同的朗誦方式和它們所使用的場景。

朗讀。

朗讀，重在聲音響亮、注入感情，在理解文本的基礎上讀出來。朗誦，重在聲音響亮、感情投入，以及背記文本。因此，朗讀可多用於教學場景，幫助學生理解文本，所謂「書讀百遍其義自見」。朗誦，則可多應用在藝術場景。它既在背記文本的基礎上，則此法更強調朗誦者的聲音狀態和情感抒發，富有個人藝術特色，因此有更濃重的創作成分，體現個人表演魅力和聲音運用的特色。

不少學者都關注到這兩者的區別。全玉莉認為朗誦「是舞台表演的藝術形式」（頁 37）。周碧香認為朗讀和朗誦皆是語文教學的一種手段，但朗讀「是朗誦的基礎」，朗誦「也是藝術表演的一種形式」（頁 146）。與周碧香相同，曹順祥和黎桂萍也認為朗讀是朗誦的基礎和前提。

曹順祥指出「中文教師授課，一個重要的基本功是朗讀。它不同於朗誦，卻是朗誦的前提。朗讀時只需語音準確，稍加運用停頓、重讀、句調和恰當的節奏把文字媒介變成聲音媒介，傳達出課文信息，就大致具備了朗讀基本功。」（頁 88）。

黎桂萍認為「朗誦是透過語調、節奏、表情及身體動作等對文本內容的創作性演繹，屬於藝術範疇；而朗讀是完成這項創作必不可少的基礎」（頁 233）。「朗讀偏重於『語言』，重點在於『達意』；而朗誦偏向於藝術創作，側重『傳情』及表演」（頁 236）。

許恆嫻、白慧敏指出「『朗讀』，屬於以聲音讓文本再現的閱讀方法；而『朗誦』則是更進一步的文本『再創作』，要求朗誦者除了理解文本之外，必須結合藝術手段來完整表達文本的思想感情」（頁 263）。

學者皆認同「朗誦」的藝術表現力，也認為朗讀是朗誦的基礎，這其實強調了要在理解文本的基礎上背記，才能更有感情地口頭表現出來。這也為語文教學中的朗誦教學提供了核心的指引，即先讓學生依書多開口讀，理解文意之後，背誦篇章，同時加入相應的情緒表達。朗誦時不同的情緒處理，表現出朗誦者對文本的不同理解，因此教學場景中，此有助於教師看到學生對文本的理解，若在藝術場景中，則體現創作者的藝術魅力。

誦讀。

誦讀，重在理解文本和背書憶記，因此宜用於教學場景中。廖先認為「誦讀可以看作是一種針對詩文的讀書方式，其主要要求是抑揚頓挫、聲音響亮、體現作品感情」（頁 195），「誦讀是在教學情境中，將新詩按照誦讀要求轉化為口頭語言的活動。無論教師是組織朗讀、吟讀或吟誦，只要能達到這些要求，都可以看作是誦讀」（頁 195）。誦讀強調了它在教學場景運用，不管是背文朗誦抑或是開卷讀書，不管是依書直讀抑或是富有感情，都可以包括在內。

吟誦和唱誦。

吟誦和唱誦，都側重在背記文本的基礎上，加入音樂韻律的成分，富有藝術創作的特質，宜用於藝術場景中。

陳志清指出「吟誦是藝術化之誦讀，亦依字音的性質吟唱出乾淨優美而簡單的樂韻。」（頁 71），行文中亦以「吟唱」、「吟詠」稱「吟誦」。劉衛林認為「六朝隋唐以來或以為『誦』本身包括『吟詠』之意，

遂至往往『吟』、『誦』並言，後世漸次將『吟誦』等同『吟詠』（頁 183）。但現在「吟誦」和「吟詠」所指相同。

施仲謀在文中提到朗誦分有「吟誦式」和「台詞式」，指出「吟誦式依照一定的韻律節奏吟詠，發音圓潤而有韻味，所以凡具有人為音律的誦材如駢文、近體詩、詞曲等可採用」（頁 22）。從其分析可見，「吟誦式」與「吟詠」所指相同。

張凌指出「唱誦與過往常用的表現形式如朗讀、朗誦、吟誦有所不同，在『唱』方面的特色更明顯」（頁 101）。文中引張清泉對的觀點「吟唱的旋律既定，傳唱成譜，可配管弦，或配舞蹈」（頁 108），對比「唱誦」和「吟唱」的異同：「本文介紹的粵語唱誦，應與張清泉（2005）中的『吟唱』更接近，只是他提到的『吟唱』沒有字調上的要求，本文介紹的粵語唱誦必須符合字調。」（頁 108-109）。指出「唱誦」和「吟誦」的最大不同「在於唱誦的曲調是固定的，可重複性更強，音樂性也更強」（頁 112）。張凌重在談論粵語字調在唱誦古詩中的運用，指出讓字調和樂調匹配進行古詩的粵語唱誦，比傳統吟誦更有效果。「唱誦」更強調音樂性，這與粵語九聲六調的語言特性有關。

林暉、周志方談到韻文吟誦的音韻處理，以〈蒹葭〉為例，把吟誦調記為樂譜形式，「以音樂的美感展現韻文的豐富內涵」（頁 251）與張凌的粵語唱誦古詩有異曲同工之處。

除此之外，學者行文之中，還提及「詠唱」、「吟唱」等。如張洪明文中提到「至於詠唱，則完全根據音樂需要，遵守的是詠律規則（或曰樂律），一個音節該不該拉長，取決於音樂結構的需要，而非平仄模式」（頁 10）。張凌引張清泉的定義，談及「吟唱」的特點是「旋律既定，傳唱成譜，可配管弦，或配舞蹈」（頁 108）。它們都體現出音樂性的特點。

概括而論，第一，本書中探討粵語朗誦的學者多着眼於「吟誦」，比如張洪明、施仲謀、莫雲漢、陳志清、劉衛林等。探討普通話朗誦的學者多着眼於「朗誦」或「朗讀」的討論，比如高北剛、洪勝生、許恆嫻、白慧敏等。強調音樂、韻律、表演力，多使用「吟誦」、「唱

誦」，着重讀音準確、字正腔圓，多使用「朗讀」。粵語的聲調比普通話多，符合字調的音樂性，與朗誦教學或者朗誦藝術的效果會相輔相成。普通話只有四聲，音節結構簡單，聲音響亮，在朗誦教學或朗誦藝術中，語音要求宜更側重在字正腔圓、明白暢達。這是粵語朗誦和普通話朗誦在語音表現上的差異。

朗讀的多樣性，體現在對不同的語言、誦材、表現方式、場合、目的等，有不同的處理。正因為朗誦有豐富的涵義和層次，所以學界對朗誦應該有多元的理論建構、技術探討和教學方法，以此來適應不同方式的朗誦表達。

## （二）朗誦成就全方位的語文教育

朗誦在不同情景，有不同的方式，因此也有不同的作用。本書中，很多學者關注朗誦對語文教學的意義和作用，有以下幾點共識。

培養表達能力。施仲謀和全玉莉皆強調朗誦對提升表達能力的重要作用，不但是口語能力，還有寫作能力。施仲謀認為朗誦有助「培養口頭表達能力」（頁 23），以及「提高書面語表達能力」（頁 23）。全玉莉認為朗誦是「提高口語表達能力的有效途徑」（頁 39）以及「提高寫作能力的快途捷徑」（頁 39）。

提升語言和文字的表達能力，需要沉浸在語境之中。清代孫洙在《唐詩三百首》序言中就寫道：「熟讀唐詩三百首，不會作詩也會吟。」朗誦可以為表達能力創造語境，因此可以提升朗誦者的口語和書面語表達能力。

第二，提升理解能力。葉植興提出朗誦有助學生理解文本，能夠「幫助他們更深刻地理解教材的思想感情及文辭技巧」（頁 207）。

第三，培養文學鑒賞和審美能力。洪勝生指出「朗讀應該把審美追求作為更高的取向」（頁 224）。全玉莉提出「誦讀歷代的名篇佳作，既能提高人們的文化素養，讓優秀傳統得以繼承發揚，也能陶冶人們的藝術情操，培養審美情趣，提高民族的整體素質」（頁 38）。朗誦是以聲傳情，而情由心生，心中所想，會成為每個人審美和鑒賞能力的

標準。因此常朗誦優秀的作品，就能獲得美學的熏陶，培養分辨美醜的能力，提升審美和鑒賞水平。

第四，陶冶品德、推動情意教學。洪勝生提出「當學生朗讀審美進入理性思考時，思想就得以昇華，在心靈淨化中重塑真善美的品格」（頁 229）。

劉衛林指出「藉着詩歌音聲呈現人內心情志的情志教育的傳統詩教，事實上可透過今天流行於社會上的朗誦，尤其是粵語吟誦來具體實踐與推行的」（頁 188）。

審美是感性的，因人而異，「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」，審美標準帶有很強的個人主觀性。而品德情意則是理性的，是集體思維的成果，有規矩，能成方圓。因此學生朗誦相同的作品，會更容易形成集體的、共同的價值觀念，有助於陶冶品德性情，學會明辨是非，追求真善美。

第五，傳承傳統文化。全玉莉指出朗誦有助於「弘揚民族文化，傳頌中華經典」（頁 38）。劉衛林亦提出「吟誦之中體現傳統儒家思想的詩教」（頁 183）。語言文字是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，也是民族精神的重要體現。誦材大多是經典文本，中華詩文經典蘊藏着歷代先人的價值追求、精神品格和審美情趣。朗誦者熟讀傳誦，便是與古人神交，獲得情感與價值的交匯、心靈與精神的共鳴，由此代代相傳，便是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。

第六，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。全玉莉指出「朗誦是培養學生學習興趣、提高學習成效的重要手段」（頁 36）。葉植興認為「在『聲入心通』的前提下，讓學生先對教材有感性的認識，激發他們學習的興趣」（頁 212），也能夠「提高他們寫作的興趣信心」（頁 213）。林暉、周志方提出「發揮吟誦在語文教學中的作用，能更好地激發學生對古典作品的興趣」（頁 259）。

另外，莫雲漢通篇談論朗誦能全方位提升中文能力，尤其是使用上承中原雅音、保存古音古義的粵語來朗誦，「古人作文，每因平仄值高低長短而形其文義，見其神氣，今若依其平仄之高低長短聲調，順

其自然，反覆吟詠……如此便與古人『心心相印』，直達古人心靈，則國文水平，何患不能提高？」（頁 66）。

「誦」一開始是為了將聖人之言口口相傳，代代相承，具有教化的作用。從學者的共識可見，在現今的語文教育中，朗讀依然對語文教育有重要的意義和作用。第一，朗誦可以促進語感，讓學生熟悉語言的結構和規律，提高聽說讀寫的能力，培養良好的語言習慣。第二，朗誦可以培養學生熱愛中國文化和文學，傳承文化傳統，通過朗誦篇章，理解文化含義，培養文學審美。第三，朗誦是培養品德教育的通途，常讀優秀的詩文，從文學審美到精神審美，培養學生良好的品德修養。第四，朗誦能加強師生互動，學生的參與度也很高，能夠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。

朗誦者通過有聲語言，配以一定的朗誦技巧，充分表達文本作品的情感意蘊和朗誦者的主體感受。朗誦不但發展成朗誦藝術，愉悅人們的精神生活，也始終具備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、弘揚真善美等的教化意義。

朗誦雖然只是語文課堂的輔助手段，但它卻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，從字詞正音、理解文本這樣的語文技能，到品格培養、審美情操這樣的人格教育，都能夠讓學生獲益。因此，教師應在語文教育中重視朗誦教學，並在不同的具體教學情景中，運用好朗誦這種教學方式。

### （三）朗誦技術和方法的多元化

朗誦教學在語文教學中具有多方面的作用和意義，因此學者亦積極探討朗誦教學的有效方法和技術。本書中提到很多不同的朗誦教學方法和技術，學者的觀點可以將朗誦技術和方法歸為若干類。

從語言使用的角度着眼，關注字音正確、表達無誤、文讀和白讀的問題。注重字音準確，如施仲謀提出「朗讀作為一種語言表演藝術，講求字正腔圓，對於生活語言出現的懶音現象，必須加以正視和糾正」（頁 31）。全玉莉、廖先、洪勝生、黎桂萍、何志恆亦關注到語音規範，吐字清晰。

葉植興提出「教師需首先向學生說明讀書音與口語音地方，從而要求學生在朗誦時用讀書音」（頁 209）。文白兩種語音形式往往有語言色彩的差異，它們是語音發展當中，外來的語音源對原本語音的影響。一般而言，文讀音用於新興詞語和書面詞語，白讀音則用於古語詞和口語語詞。由於粵語歷史悠久，流傳的地方亦十分廣泛，很多語音對它產生影響。因此對粵語朗誦而言，文白異讀的問題更加需要注意。文白異讀有時處於「互補」（complementary）的狀態，語音出現的情境有明確的分工。有些文白異讀則處於「疊置」（over-lapping）的狀態，彼此是競爭的關係，其中一個讀音可能因此逐漸消失。因此處理文白異讀的朗讀，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。

第二，從朗誦者的表達能力或者表現力着眼，關注語氣、連停、語氣、重音、感情投入等。全玉莉提出「重音是指語意的目的所在，是體現語句目的的重要手段」（頁 41）「朗誦屬於高層次的藝術語言的表達，停連是誦者對作品進行深入分析後情感表達的需要」（頁 44）「朗誦的思想感情則彰顯與具體的語氣色彩之中」（頁 47）探討了朗誦的各種語音技巧。

感情投入，能有助提升朗誦效果。莫雲漢指出「詩詞等之韻文有其節奏，通過有節奏的聲音吟誦而出，則作者之情思亦藉聲音而達之於讀者」（頁 64）。劉衛林亦說「吟詠應當涵深刻之感情」（頁 182）。

朗誦是通過聲音來重塑文學作品，可以說朗誦是聲音版的「讀後感」。朗誦者聲情並茂的演繹，反映其對文本的理解。全玉莉指出「朗誦水平的高低取決於朗誦者對作品的理解是否深透」（頁 52）。洪勝生提出「朗讀者要全方位調動自身的知識儲藏、生活閱歷，情感體驗，深入而準確地熟悉、理解文本的思想感情，讓自己融入文本，貼近作者心靈」（頁 223）。

可見朗誦者需在深入理解文本的基礎上，準確把握文本蘊含的感情，再通過自己的閱讀經驗和感受，運用不同的語音技巧表現出來，這才是好的朗誦。

第三，從誦材角度着眼，或是關注如何選取合適的誦材，或是關

注不同誦材的表現方式。除了朗誦者本身的發音技巧很重要之外，選取誦材也很重要。文字的魅力通過語言表達出來，若沒有文字優美的誦材，朗誦技巧再高超，也是「巧婦難為無米之炊」。

黎桂萍強調「成功的朗誦首先取決於誦材的選擇」（頁 237），並提出了具體方法，「低年級學生的理解能力有限，不適宜選擇有複合長句的文本作為誦材；應該選擇節奏性強的詩詞，同時亦是他們容易理解的文本為佳」（頁 241）。她還指出「除古體詩詞用粵語朗誦會更好地表現文本的神髓外，其他文本都以普通話朗誦為佳，特別是文本帶有地方色彩且行文遣字偏離書面用語」（頁 242）。誦材的選擇要考慮多方面因素，包括朗誦者的年齡、理解水平、誦材的體裁和題材。

第四，從朗誦組織者的角度着眼，關注不同的朗誦形式。學者們為課堂朗誦教學的組織形式，提出了豐富多元的方法。

廖先提出「以組織形式看，誦讀既可以安排全體同學齊讀，也可讓學生作個人讀，如自由讀、指名讀等。以任務看，可以分作分角色讀、分段讀、全篇讀等」（頁 198-199），以及「部分學者已開始借鑒國際上流行的『讀者劇場』形式來展開誦讀」（頁 199）。

洪勝生提出「課堂朗讀方式還有輪讀，評讀，賽讀，分角色讀，領讀與齊讀穿插讀等等」（頁 222）。

許恆嫻、白慧敏共同提出「以不同的形式呈現如：齊讀、交替讀、接龍讀、分角色讀、表演讀、比賽讀、配樂讀、打快板讀等」（頁 264）。

運用不同的組織方式，讓教師的課堂朗誦教學更加靈活。教師可因應不同的教學目的和教學情境靈活選用，學生也能通過參與不同的朗誦形式，獲得更立體多元的學習體驗。

全玉莉文中一句話，可謂總結得十分到位，「『理解』是前提，『情感』是主線，『技巧』是手段。『以情帶聲，以聲傳情』始終是朗誦的基本要訣，而『聲情並茂』則是朗誦要達至的最高境界了」（頁 52）。

方法和技術決定了朗誦教學效果，因此在朗誦教學當中，教師應

根據不同的具體教學情景，不同的教學目的，不同的誦材，選取適當的方法，才能讓朗誦助益語文教學。

#### （四）朗誦讓語文教育藝術化

「朗誦」概念的不同表達，反映出朗誦本身的多元和精彩。「朗誦」意義和作用的豐富性，反映出朗誦在語文教學當中的必要性。對「朗誦」技術和方法的多樣化探索，反映出朗誦教學在語文教學當中的常用程度。

書讀百遍其義自見。對語言學習來說，糾正讀音、幫助記憶、理解文本、培養語感是朗誦最常見的功用。朗讀作為語文教學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，有助學生發展思維、激發情感、積累知識、豐富想像、增強理解力和鍛煉記憶力，提高學生語文綜合素養。現代語文教育，應該重視朗誦。

中國內地的教材改革中，古詩詞所佔的比例不斷增加。著名特級教師王崧舟曾說：「當下語境中，文言難度較大，音形義都與生活中的表達習慣有着太大的差異，學生失去了學習文言文的動力和興趣，這是很致命的。」語文教師可以用朗誦，在學生學習興趣和文言文難度之間打開一條通路。中國是詩的國度，中國人通過詩歌撫慰心靈的創痛，獲得感情的昇華，淨化人們的心靈。其實欣賞古典詩詞之美的能力，是潛藏在中國人的文化基因之中，通過朗讀可以激活它。古典詩詞講究平仄，極富音韻美，運用朗誦來理解古典詩詞的情思和內涵，是古往今來行之有效的。詩詞如此，文亦如是。

如同書法是漢字書寫獨特的藝術。「朗誦」對於聲調語言中文來說，也有表演和再創作的藝術價值。2018年「國際學生評估項目」(PISA) 排名，中國內地學生居於榜首，緊跟着的是新加坡、中國澳門、中國香港。這些都是使用華語的國家和地區，但普遍學業壓力大，負擔重。美國閱讀研究專家吉姆·崔利斯認為，朗讀是讓孩子熱愛閱讀的重要方式。教育工作者應該更有信心在語文教學中積極發展朗誦。讓孩子從閱讀成績的領先全球，到人人都發自內心地熱愛閱

讀。通過朗誦比賽、朗誦節、朗誦夏令營等形式，讓朗誦從課堂走向生活，從應試走向日常。蔡元培說過：「教育事業，從積極方面說，全在喚起趣味。」讓朗誦和閱讀彼此成就，相得益彰，享受閱讀，喜愛朗誦。

朗讀還具有影響人的一生的品格教育和審美教育的深遠意義。審美教育貫穿語文教學整個過程，而朗讀教學是對學生進行審美教育的重要方式，如細水長流，如春雨潤物。朗讀是書面語言的有聲化，用聲音增強誦材文本感染力的有效手段，化無聲文字為有聲語言的審美活動。朗讀中的審美教育是以聲動情，融情入心，情理互生，讓學生完成從「代入」文本情境到「融入」自身生命的審美轉變。當人的審美層次提升，品格素養也會自然而然提高。

中央電視台近年來多檔廣受好評、社會反響熱烈的電視節目，都與朗讀相關。比如以明星讀信為主要形式的閱讀推廣節目《見字如面》；將古詩詞和近代詩詞配以流行音樂演繹的《經典詠流傳》；由著名演員及各界文藝工作者讀信，由主持人講述書信背後故事的《信·中國》；結合個人成長、情感體驗、背景故事與傳世佳作，用最平實的情感讀出文字背後價值的《朗讀者》。

中華文化的經典浩如煙海，要旨精神博大精深。除了閱讀典籍外，語言是最直接的傳播方式。朗誦依託有聲語言，傳情達意，具有豐富的文學性、藝術性、表演性。張頌（2020，頁2）指出，無論是讀者還是聽者，都能在朗誦藝術中潛移默化地享受着民族文化、風格樣式、深遠意境和優美格律的美感。藝術是陶冶人們性情的途徑。而聲情並茂的朗誦，讓語文教育變得藝術化，讓學生在語文學習的過程，亦培養起良好的品格情操。

從課堂語文教育，到課外閱讀積累，到社會大眾喜聞樂見的娛樂節目，朗誦都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。因此，圍繞朗誦教育的討論極具價值，影響深遠。這也是本書的重要意義，為粵語朗誦和普通話朗誦提供了豐富多樣的方法和技術，為教師進行朗誦教學實踐提供了依據。

#### 四、展望與結論

本書為學者論文集，好處是讀者可於一書之內，吸收眾多學者的不同觀點。朗誦與朗誦教學不同，前者重在藝術創作，後者重在教育化人。對於朗誦藝術而言，可依施仲謀之言，朗誦注重三方面：文學成分（理解誦材、把握基調），歌唱成分（停頓、重音、節奏、語氣），戲劇成分（眼神、表情、動作、儀態）。文學成分為根本，歌唱成分為主幹，戲劇成分為枝葉。

至於朗誦教學，則不僅僅是語文課堂形式多樣化的具體表現，更是學生與文本進行深入對話的橋樑。中國《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（2017年版）》強調，語文教育要以核心素養為本，引導學生多參與各類啟示性、陶冶性的語文學習活動，養成現代社會所需要的思維品質、精神面貌和行為方式。（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，2017，頁2）將朗誦應用於語文教學當中，能豐富學生的語言積累，提高審美能力，塑造完善的人格品德。香港教育局《中國語文課程指引（初中及高中）（2001）》的文學教學原則提出「以誦讀加深體會」、「適量背誦，豐富積儲」，指出「誦讀吟詠，能使聲入心通」。語文教育越來越重視學生文化內涵的積澱、思辨能力的發展、思維品質的提升，以及高尚審美情趣的培養。

本書的出版，提高教育工作者和研究學者對朗誦及朗誦教學的重視。若未來能因應朗誦教學不同的意義和作用，針對性地提出具體實施策略，並且增加教學實例探討，相信會對語文教育界尤其是前線教師實踐朗誦教學有更大幫助。

## 參考文獻

1. 香港教育局（2001）《中國語文課程指引（初中及高中）（2001）》，載於香港教育局網站。
2. 張頌（2020）《朗讀學》（第三版），北京：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。
3.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（2017）《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（2017年版）》，北京：人民教育出版社。